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禮通考卷二十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康傑

欽定四庫全書

讀禮通考卷二十四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期二十四

王侯降服

周禮春官司服凡凶事服弁服注服弁喪冠其服斬衰齊衰　疏天子諸侯正統之朞猶不降故兼云齊衰其正服大功亦似不降也大功章曰適婦注云適子之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既無所指斥明關之天子諸侯也又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既言君所主服不降也如是則為適孫之婦又當小功今注止云斬衰齊衰者以其正服齊衰是不降之首然則王為適子斬衰其為適孫適

曾孫適玄孫適來孫則皆齊衰不杖章云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

疏謂凡父於將為後者非長子皆期然則王禮亦適子死有適孫適孫死有適曾孫向下皆然也又案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天子之義亦當然若虞舜之與漢高皆庶人起為天子蓋亦不臣諸父昆弟而有服也

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

注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如之又加緦焉　疏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者是據正服大功小功若緦則降而無服故不言士又加緦者士不降服明知更加緦也

中庸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註達乎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絶之不為服所不臣乃服之也　疏達乎大夫者欲見大夫之尊猶有期喪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為期喪還著大功之服故云達乎大夫若天子諸侯旁期之喪則不為服也達乎天子者謂正統在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并妻也不云父母而云三年者包適子也天子為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之中是以昭十五年左傳云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是包后為三年也直云達乎天子不云諸侯者諸侯旁親尊同則不降故喪服大功章云諸侯為姑姊妹嫁於國君者是也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故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實大夫為大功之喪得降小功小功之

喪得降緦麻是大功小功皆達乎大夫熊氏又云天子為正統之喪適婦大功適孫之服小功義或然但無正文耳所不臣乃服之也者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但不臣者皆以本服服也

朱子曰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

乾學案周禮但有大夫降服之說而天子諸侯絕期三禮俱無正文故今取周禮中庸註疏補之其餘降服之制已詳見儀禮喪服中玆不復重載

通典天子降服議魏田瓊云天子不降其祖父母曾祖父母后太子適婦姑姊妹嫁於二王後皆如邦人案白虎通云天子為諸侯絕期者何示同喪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吳射慈云天子之子封為諸侯天子皆不服也

皇后降服議魏田瓊云諸侯女嫁為天王后降其旁親一等與出降為二等為外親尊不同則降天子后為衆子無服何以明之據大夫於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於衆子無服后何緣獨服之耶　晉賀循

云諸侯女為天王后以尊還降其族人吳射慈云諸侯之女為天子后為天王之親服隨天王而降一等諸侯之女為后為其父母及昆弟為父後者服齊衰其宗子亦不降徐整云諸侯女嫁為天王后為外親尊同則如邦人為君之長子三年也

皇太子降服議晉孔安國問徐邈云皇太子為新安公主當何服邈荅云禮父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諸侯之嗣子及大夫之適子皆降絕旁親唯父母之所服子乃敢服王侯絕周不為姊妹服太子體君之尊亦同無服皇子厭其君又不敢服　宋庾蔚之謂今唯太子從君

所服皇子公子則無厭降

晉書禮志漢魏故事無五等諸侯之制公卿朝士服喪親疏各如其親新禮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孫之爵皆旁親絕期而旁親爲之服斬衰卿校位從大夫者皆絕緦摯虞以爲古者諸侯君臨其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未同於古未同於古則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絕期之制而令旁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既然則公孫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朝

依古為制事與古異皆不施行施行者著魏科大晉采以著令宜定新禮皆如舊詔從之

通典三公諸侯大夫降服議尉衛昌邑侯滿瑋問淳于睿曰庶妹亡有服否睿曰喪服諸侯以尊降不服孔瑄議天子諸侯誠不應服又大夫降緦尊與已敵則不敢降旁親降一等緦麻絶也凡以尊所降而不服者弔服加緦之絰帶而往哭之姜輯議云三公爵命雖尊班重諸侯據在王朝上厭天子有由而屈義不得申以例言之宜依卿大夫降之服司空荀顗議

以為諸侯絶周大夫絶緦然則尊同周以及緦皆如本親喪服經云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又曰大夫為伯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傳曰何以大功尊不同也然則尊不同則降不待所臣乃絶之諸侯尊重大夫尊輕以大夫尊降其親則知諸侯雖所不臣絶不服也有司奏如顗議　又姜輯議平安王嗣孫懋諸侯應降服云禮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安平嗣孫雖已誓于天子據在臣子之位

五服之差君臣殊制其間豈復容他禮哉君薨未踰年而世子卒者猶稱子而名不成君春秋之正義也苟不成君則羣臣親戚必不得服其重服明矣況安平王見在而使諸王服嗣孫以諸侯之禮未之敢安也然諸侯以尊絶周今嗣孫見在臣子之例諸王公宜從尊降之禮不應為制服也昔秦滅五等更封列侯以存舊制稱列侯者若云列國之侯也故策命稱國終沒稱薨漢魏相承未之或改大晉又建五等憲章舊物雖國有大小

輕重不併通同大體其義一也故詔書亭侯以上與王公同又以為列侯以上策命建國者皆宜依古諸侯使絶周服　瑯琊中尉王奧問國王為太宰武陵服事云太宰降為庶人諸侯貴與庶人不敵為不降邪昆弟俱仕一人為大夫一人為士便降況諸侯而全持庶人服乎徐邈荅云案禮以貴降賤王侯絶周以尊降卑餘尊所厭則公子服其母妻昆弟不過大功以適别庶則父之所降子亦不敢降也此三者舊典也喪服傳又曰始

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先儒以為不臣則服之漢魏以來王侯皆不臣其父兄則事異於周故厭降之節與周不同緦猶不降況其親乎既不以貴降則無餘尊之厭故五服內外通如周之士禮而三降之典不服同矣昔魏武在漢朝為諸侯制而竟不立荀公定新禮亦欲令王公五等皆旁親絶期而摯仲理駮以為今諸侯與古異遂不施行此則是近代成軌也記又云古者不降故孟虎孟皮得全齊衰然則殷周立制已自不同所謂質

文異宜不相襲禮大晉世所行遠同斯義孔彭祖昔諧簡文帝諸王所服聖旨以為近代以來無復相降　虞喜釋滯曰漢魏以來先儒論禮及喪服變除者皆言大夫降其旁親為士者一等時人或班駁行之自謂合禮案喪服經傳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矣夫始封之君尚服諸父昆弟而始為大夫便降旁親尊者就重而卑者即輕輕重顛倒豈禮意哉然當有意此為據諸侯成例包於大夫以

相兼通也如此則一代為大夫不降諸父二代為大夫不降兄弟三代為大夫皆降之古者貴大夫有采邑繼位不止一身魯之三桓鄭之七穆皆自此也或問曰今大夫雖不繼位亦有三代皆為大夫者名例相凖必當隨古乎荅曰古重今輕位無常居使吾處之志不存降諸侯大夫子降服議魏田瓊曰公子以厭降公子厭於君為其母妻昆弟練冠麻衰謂君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父卒猶有先君餘尊所厭不得過大功也瓊又曰喪

服絰不見大夫適子為庶昆弟服者與大夫為庶子為士者同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蜀譙周云大夫之子父在降旁親亦如大夫從父厭也大夫庶子為妻父母無服為其母妻大功父沒皆如國人　吳徐整議問者云若父已卒已未為大夫故猶士耳未審庶子及昆弟當服降否答云大夫之子從乎大夫而降至於父卒則如國人也

諸侯夫人及大夫妻降服議魏田瓊曰大夫女嫁於諸

侯降其家旁親一等與出嫁降并二等為外親尊不同則降諸侯夫人為衆子無服何以明之據大夫於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於衆子無服夫人何緣獨得服之又大夫妻為大夫之親亦隨大夫而降一等大夫之女嫁於大夫還為其族親尊不同者亦降之唯父母昆弟為父後者宗子亦不降也士之女嫁於大夫者亦降其族親尊不同者如大夫也又大夫之妻為庶子女子在室大功女適於士小功此為大夫之妻尊

與大夫同大夫為伯叔父母子昆弟為士者以尊降一等為之大功其妻服大功　吳射慈云諸侯之女為諸侯夫人服諸侯之親隨諸侯降一等還為族親則皆降之　蜀譙周曰諸侯夫人亦隨其君降旁親無服為其族亦降旁親非諸侯自周以下無服為其父母及祖如國人又大夫命婦為其旁親以大夫爵降又降一等其為父後者不以嫁降但以尊降一等　晉賀循曰大夫妻其娣其姒夫為士者服亦降一等

貴不降服議魏 田瓊云大夫之妻為長子三年女子子嫁大夫大功 吳射慈云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言尊同者諸侯為卿大夫各隨本親則不降也諸侯女為諸侯夫人不降父母昆弟之為父後者服大夫妻唯父母昆弟為父後者宗子不降也 蜀譙周云諸侯降旁親旁親若為諸侯及女子嫁於諸侯者服如國人諸侯嗣子為母妻及外祖父母妻父母皆如國人世子雖無正爵與君為體其誓於天子則下其成人一等未誓次

小國君其妻君為之主故嗣子之所為服服如國人舊說外祖父母母族正統也妻之父母妻族正統也母妻與巳尊同其所不降亦不降也故嗣子亦不降妻之父母諸侯夫人為其父母祖如國人大夫命婦為其昆弟為父後者大宗則服如國人也　晉虞喜釋滯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此殷以前也降殺之禮始之於周然先所未臣不忍即臣之故為之服也此當出逸禮採之以為義滕伯文為叔父齊衰既周代諸侯而從殷禮

也若殷時諸侯通爾非獨一人指論滕伯欲以何明明其在周遠追於殷引古證今耳賀循云諸侯於其旁親一無所服唯父母妻長子長子之妻及為父之後者姑姊妹嫁於諸侯及始封之君所未臣諸父昆弟皆以其服服之大夫為其外親為士者尊雖不同亦不降大夫女為國夫人唯父母及昆弟為父後者不降士女為大夫妻者不降高祖曾祖祖父母兄弟為父後者及大宗子而已

朱子曰夏殷而上大概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絶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絶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絶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　或問司服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自卿大夫

而上皆無此何也朱子曰此中庸所謂期之喪達乎大夫是也乃古人貴貴之義然亦是周公制禮以後如此檀弓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

隋書劉炫為散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為禮諸侯絶旁期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旁親一等議者多以為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繇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禄之義族人與宗子雖踈遠猶服齊

衰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旣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民德之跡自此始矣遂寢其事

唐制皇家所絕旁親無服者皇弟皇子為之皆降一等

明世宗實録嘉靖十三年孟夏享太廟先期命侍郎顧鼎臣霍韜捧主會鼎臣韜皆有期功之服上言臣等考之古禮期服諸侯絕大夫降今之公卿即古之諸侯而猶有期制非禮也若律言緦麻以上皆不與祭者謂其

身泣之者也而百官聞期功之訃不過私家為位及踰旬月則無容於避矣上曰所言亦當但不以私妨公可也然須分别輕重令禮官考議以聞於是尚書夏言奏封建法廢世無諸侯久矣古之諸侯建邦啓土世有其國伯叔兄弟皆其臣也故期可絶不知今之所謂公卿者能以君道自處而臣其伯叔兄弟乎又曰在位則為公卿釋位乃為族屬不知喪服之制人情之所由生也豈以在位釋位而有隆殺哉夫喪服哀有淺深故服有

輕重定之三月以哀不能忘於三月也定之期年以哀不能忘於期年也而祭祀吉禮所以致敬於神明若情未忘哀則不能專誠於祭故不與也今以其不身涖喪與夫時之過者皆無可避臣未之前聞也禮曰小功緦麻執事不與禮言小功緦麻但可執事至饋奠之禮重則不敢與也今二臣所服之喪非小功緦麻皆服之重者也太廟捧主又禮之重者也以服之重而與夫禮之重者是得謂之知禮乎臣等職司典禮敢不據經守正

以嚴瀆踰之防若茍徇二臣之請以誠先王彛憲且使之得罪名教傳笑後世臣等與有責矣疏入詔學臣韜迴避以侍郎黄宗明林廷榻代之且令自後廟享前五日太常寺即奏捧主官十餘人以請

乾學案降服之禮行於大夫其實不止大夫也考之儀禮大夫以尊降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五服之親得以遂其服者秖有士而已原夫古人制服之意未有不

本乎情也情由中出非自外至寧以貴賤而有間哉奈之何骨肉之親而盡以勢位格也縣子言古者不降而以滕伯文為證寧非有感於斯乎雖然周之諸侯得以臣其諸父昆弟周之大夫得以世其爵禄以統其族屬其於旁親之服絶之降之猶可也後世之諸侯大夫其視周世何如而亦欲絶之降之哉摯虞虞喜徐邈劉炫之言可謂篤論矣

王安石議降服劄子先王制服也順性命之理而為之節恩之深淺義之遠近禮之所與奪刑之所生殺皆於此乎權之傳曰三年之喪未有知其所從來者也蓋期年及緦麻緣是以為衰而其輕重遲速之制非得與時變易惟貴之於賤或降或絕或否蓋在先王之時諸侯大夫各君其父兄欲尊尊之義有所申則宜親親之恩有所屈此其所以降絕之意也自封建之法廢諸侯大夫降絕之禮無所復施士大夫無宗其適孫傳重之屬不可純用周制臣愚以為今惟諸侯大夫降絕之禮可廢而適子死非傳爵者無衆子乃可於適孫承重自餘悉服當用周制而已

萬斯同曰自周世有諸侯絕期大夫降服之禮後之身為王公者莫不援此而欲絕其親屬之服嗚呼始為是說者誰與否疑此非周公之禮也使從上世以來原有是降服之禮周公仍之宜也縣于言古者不

降滕伯文以殷之諸侯而服其從父從子則是諸侯且不降矣諸侯不降而何況乎大夫周公殷之諸侯之子也為殷諸侯之子固嘗習行殷禮矣何至身為諸侯而遽絶之則是疏骨肉之親開偷薄之路自周公始也吾疑儀禮之中凡所謂大夫以尊降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之類皆後世之强宗增損先王之舊典為之而非周公之本書如是也不然五服親疎之制自必通上下言之寧有大夫以上或絶或降而獨責此禮於士庶人者哉從來論教化之本必自貴者始今身都爵位及都爵位者之子弟盡絶其親親之恩而獨責之於閭閻之士庶夫豈先王之禮意乎更可怪者兩漢以後王侯卿相久無降服之禮而後之屑夫猶欲以已之貴而絶五屬之服屑非名教之罪人乎善乎虞喜之言曰古始封之君尚服諸父昆弟而一代為大夫便降旁親輕重顛倒豈禮意哉知此禮者可以斷荀顗王與牛弘霍韜諸

說之謬矣

喪遇閏月

春秋襄公二十有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註靈王也乙未楚子昭卒何休注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葬以閏數卒不書閏者正取期月明期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閏　疏卒不書閏正取期月者以其取期月故不得書閏何者以閏非正月故也以此言之明期三年之喪始死在閏月得數之何者正以閏月者前月之餘故得繼前月言之若閏不在始死之月則不得數之何者期三年皆以年計恐適閏數之則不滿期三年故也

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傳閏不書此何以書

注據楚子昭卒不書閏喪以閏數也注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為數喪曷為以閏數註據卒不書閏喪數略也注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疏鄭志趙商問曰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曰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閏月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反於禮斷之何就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於數也然則鄭氏之意以為彼云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喪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若穀梁之意以為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穀梁傳不正其閏也注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疏案經書閏月葬者年若數閏則十三月故書閏月葬以見喪事亦不數之例

附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穀梁傳閏月者

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注閏是叢殘之數非月之正故吉凶大事皆不用也

白虎通德論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

晉書禮志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閏月祥尚書僕射謝安中領軍王劭散

騎常侍鄭襲右衛將軍殷康驍騎將軍袁宏散騎侍郎殷茂中書郎車胤左丞劉遵吏部郎劉躭意皆同康曰過七月而未及八月豈可謂之踰期必所不了則當從其重者宏曰假值閏十二月而不取者此則歲未終固不可得矣漢書以閏為後九月明其同體也襲曰中宗肅祖皆以閏月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用閏之後月今閏附七月取之何疑亦合遠日申請之言又閏是後七而非八也豈踰月之嫌乎尚書令王彪之

侍中王混中丞譙王恬右丞戴謐等議異彪之曰吳商中才小官非名賢碩儒公輔重臣為時所凖則者又取閏無證據直擥遠日之義越祥忌限外取不合卜遠之理又丞相桓公嘗論云禮二十五月大祥何緣越期取閏乃二十六月乎於是啓曰或以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除者或以閏名雖附七月而實以三旬别為一月故應以七月除者臣等與中軍將軍沖參詳一代大禮宜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

也陽秋之義閏在年内則略而不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以越期忌之重禮制祥除必正期月故也已酉晦帝除縞即吉徐廣論曰凡辨義詳理無顯據明文可以折中奪易則非疑如何禮疑從重喪易寧戚順情通物固有成言彪之不能徵援正義有以相屈但以名位格人君子虛受心無適莫豈其然哉執政從而行之其殆過矣

通典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案左氏

春秋經魯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卒其間相去四十二日是則乙未閏月之日也經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文其不曰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證又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則祥除應在閏月尚書左丞劉遵議喪紀之制歲數者沒閏而三年之喪閏在始末者用捨之論時有不同惟當本乎閏之所繫可以明折衷經傳具四時以編年一時無事經書首月及其有事隨月而載初不書閏者以閏

附正月不應時見也惟魯文公六年書閏月不告朔揩見告朔之餘無事也又文公元年閏三月故傳曰於是閏三月欲審所附此明證設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應用來年三月旣合喪期大數得周忌定日何休亦以為然朝論同之不嫌原其所由在乎閏附前月而不屬後故也始喪在閏月以附前祥除遇之宜得屬後立閏有定所而施用有彼此求之理例殊不經通且喪疑從重不貳之道祥用遠日禮之正典愚謂周忌故當七月二

十八日大祥應用閏月晦既得周忌之正不失遠日之義禮之遠日誠非岀月過閏而然葢隨時之變耳劉遵用閏月祥散騎常侍鄭襲議云中宗肅祖皆以閏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爾閏附七月用之何疑荀司徒亦以閏薨荀家祥亦用閏之後月諸荀名德相繼習於禮學故號為名宗議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羊穀梁今案周官左氏傳所書自書閏月中事閏月長三十日三十日中何得無事明閏月非附月之例也議者

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遇閏之年便二十六月三年之喪不應以閏為月議者稱禮傳終身之哀忌日之謂不惟周年子卯之謂代不用子卯閏月及大月三十日亡至於無閏之年及與小盡都是無忌所以古人用子卯也簡文皇帝七月二十八日崩巳未之日今年巳未在閏月十日時不用子卯而用二十八日久矣若巳未在他月令者不能變改閏附七月巳未在閏令者用閏盖合遠日之情也吏部郎中劉耽議以為喪禮之制周年

沒閏者議以閏非正月故略而不數是以丘明謂之閏三月公羊則曰天無是月由此言之閏無定所隨節而立其名稱則在上月是以卒於閏者則以所附之月為周至於祥變理不得異豈有始喪則附之於前祥變則别之於後以例推之情所未安且夫禮雖制情亦復因情制禮若情因事申則古人順而不奪是以每於祥葬咸用遠日斯所以即順物情因可申之故數年則沒閏喪禮所不嫌附於前月春秋之明義愚謂國祥用閏月

晦旣合經傳附前之義又得遠日申情之旨且喪疑從重古今所同詳尋理例謂此為允太常丞殷合議謂忌不可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尚遠日也謂宜以七月二十八日為忌閏月晦而祥尚書右丞戴謚議尋博士所上祥事是專用吳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氏注及禮之遠日也禮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十五月而畢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此喪服之大數周月之正文也又云喪以月者數閏以歲者不數

閏是為有閏則十四月而祥二十六月而除不用喪月之常數所以重周忌之正也夫練除之節喪禮之大終身之哀忌日之謂喪中遇閏禮不可略周忌之月不可而移故緣情以立制變文而示義也至閏在喪表三年之限已全周忌之正已得何故於此而復延月耶議者據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以明閏非月數皆應屬前之證案推考分度隨以置閏閏月之所在年中無常要當有繫以名其所在三月後謂之閏

三月非三月也天無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在無常也穀梁亦云積分以成月經傳之文先儒舊說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别月數而以六十日為一月也三年之喪禮之所重其為節文不專一制亡在於閏喪者之變祥除之事無復本月應有所附以正所周閏在三月後附於三月喪紀無違順序有節合三傳三禮意也若閏非月數皆屬以前功服葬月何以數之於葬則數於祥則否用捨二義未安也凶事遠日言月中之遠耳若遷

一月當是遠月豈遠日之義耶卜葬之遠不出於月卜祥之遠而乃包閏卜同遠異復非所宜也案何休云閏死者數閏以正周月非死月不得數大較麤同但其年無閏而以乙未為閏之日考校經傳未之詳耳商採尋便為正義不亦謬乎閏在喪中略而不計祥除值閏外而不取重周忌也閏亡無正推以附前喪期不闕順序不悖合禮變也鄭襲難范甯曰以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為忌日荅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

之日閏盖月耳非正月也非正月則吉凶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數以閏月死旣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然當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所謂忌日者死者之日月耳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日邪當以後歲閏月五日為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難曰忌日之感終身之感罔極之恩不離一日今須後閏則三年之忌不亦遠乎傳稱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為甲子乙卯誠如是自

宜以日辰為忌過之而感耳御史中丞譙王臣恬議云夫閏非正數故附前月為稱至於月也豈得為一臣請以宿度論之閏所附月盡之夕寧猶見乎又閏之初豈不始魄以兹言之可不為兩月耶天無是月正數耳非無此月也若用閏祥則虧二十五月之大斷失周忌之正典出於祥月非卜遠日之謂二三無據義實致疑愚謂正周而除於禮為允會稽内史郗愔書云省别書并諸議具三禮證據誠所未詳然恐祥忌異月於理既為

不安又十三月而祥二十五月而畢明文煥然而閏在周内合而不數者則閏正月遭艱便應以十二月祥於時則未及周年於忌則時尚平吉若由天無是月故略而不計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具如足下所論若云情重則宜包情輕故宜數是為制之由情而未本乎歴數苟本乎歴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重而含閏宜一且齊衰之制遇閏而包降為大功則數而除天性攸同而包數異制以月為斷者數閏以年為斷者除閏推此

而言則除數所由蓋以所遇為分斷非本情之所以以後月為周者故是上之所論以吉為忌於理不通故耳云閏在周後將非其喻至於凶事尚遠蓋施於卜日祥葬制無定期故不得即申物情務從其遠耳若理例坦然義無疑昧豈得不循成制而以過限為重或謂閏者蓋年中餘分故宜計其正限以補不足令再周無閏則不補小月之限閏在周後便欲以六十日為一月者當以既已遇閏便宜在盡其月節故也月節之難足下釋

之且節必在閏月之中則合月從節即復進退致闕尚書僕射謝安等參詳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祥除必正周月請依禮用七月晦至尊釋除縞素俯就即吉詔可

宋書禮志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去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為取七月敕禮官議正博士丘邁之議案呉商議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為忌謂正閏論雖各有所執商議

為允宜以今六月為忌左僕射建平王宏謂邁之議不可準據案晉世及皇代以來閏月亡者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七月為祥忌及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八日薨今為何月末祥除下禮官議正博士傅休議尋三禮喪遇閏月數者數閏歲數者没閏閏在期内故也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定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為祥晉元明二帝並以閏二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成準則是今

比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已變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同月為議而閏亡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義故班固以閏九月為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永革節候亦舛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為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期之義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人年

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為忌此必不然則閏亡可知也通闗並同蔚之議三月末祥

南齊書禮志齊髙帝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閏九月未審當月數閏為應以閏附正月若用月數數閏者南郡王兄弟便應以此四月晦小祥至於祥月不為有疑不左僕射王儉議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云積分而成月公

羊云天無是月雖然左氏謂告朔為得禮是故先儒咸謂三年朞喪數歲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夫閏者葢是年之餘日而月之異朔所以吳商云含閏以正周允協情理今杖期之喪雖以十月而小祥至於祥禫必須周歲凡厭屈之禮要取象正服祥縞相去二月厭降小祥亦以則之又且求之名義則小祥本以年限考於倫例則相去必應二朔今以厭屈而先祥不得謂此事之非期事既同條情無異貫沒閏之理固在言先設令祥

在此晦則去縞三月依附準例益復為礙謂應須五月晦乃祥此國之大典宜共精詳并通關八座丞郎研畫同異尚書令褚淵難儉議曰厭屈之典由所尊奪情故祥縞備制而年月不申今以十一月而祥從期可知旣計以月數則應數閏以成典若猶含之何以異於縞制疑者正以祥之當閏月數相懸積分餘閏歷象所弘計月者數閏故有餘月計年者包含故致盈積據理從制有何不可儉又荅曰含閏之義通儒所難但祥本應期

屈而不遂語事則名體具存論哀則情無以異跡雖數月義實計年閏是年之歸餘故宜總而包之期而兩祥縁尊故屈祥則没閏象年所申屈申兼著二塗並舉經記之旨其在兹乎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閏則祥之去縞事成三月是為十一月以象前期二朞以放後歳名有區域不得相參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書上月初不言閏此又附上之明義也鄭射王賀唯云期則没閏初不復區别杖期朞之中祥將謂不俟言矣

成休甫云大祥後當禫有閏别數之明杖期之祥不得方於緦緦之末即恩如彼就例如此淵又據舊義難儉十餘問儉隨事解釋祠部郎中王珪之議謂喪以閏施功衰以下小祥值閏則略而不言今雖厭屈祥名猶存異於餘服計月為數屈追慕之心以遠為邇日既餘分月非正朔含而全制於情惟允儉議理據詳博謹所附同褚淵始雖議難再經往反末同儉議依舊八座丞郎通共博議為允以來五月晦小祥其祥禫自依常限班

下内外詔可

隋書禮儀志梁天監四年掌凶禮嚴植之定儀注以亡月遇閏後年中祥疑所附月帝曰閏蓋餘分月節則各有所隷若節屬前月則宜以前月為忌節屬後月則宜以後月為忌祥逢閏則宜取遠日

魏書禮志明帝延昌二年春偏將軍乙龍虎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虎并數閏月詣府求上領軍元珍上言案違制律居三年之喪而冒哀求仕五歲刑龍虎未盡二

十七月而請宿衛依律結刑五歲三公郎中崔鴻駮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有其義未知何者會聖人之旨龍虎居喪已二十六月若依王杜之義便是過禫即吉之月如其依鄭玄二十七月禫中復可以從御職事禮云祥之日鼓素琴然則大祥之後喪事終矣既可以從御職事求上何為不可若如府判禫中鼓琴復有罪乎求之經律理實未允下更詳辨珍又上言案士虞禮三年之喪

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云中猶間也自
喪至此凡二十七月又禮言祥之日鼓素琴鄭云鼓琴
者存樂也孔子祥後五日彈琴而不成十日而成笙歌
鄭注與鄭志及踰月可以歌皆身自逾月可為此謂存
樂也非所謂樂樂者使工為之晉博士許猛解三驗曰
案黍離麥秀之歌小雅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魏詩曰
心之憂矣我歌且謡若斯之類豈可謂之金石之樂哉
是以徒歌謂之謡徒吹謂之和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

戚羽毛謂之樂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者此乃所謂樂也至於素琴以示終笙歌以省哀者則非樂矣間傳云大祥除衰杖而素縞麻衣大祥之服也雜記注云衣黄裳則是禫祭黄者未大吉也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鄭志趙商問鄭玄荅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徙月而樂許猛釋六徵曰樂者自謂八音克諧之樂也謂在二十八月工奏金石之樂耳而駮云大祥之後喪事終矣脫

如此駮禫復焉施又駮云禫中鼓琴復有罷乎然禫則黄裳未大吉也鼓琴存樂在禮所許若使工奏八音融然成韻既未徙月不罷伊何又駮云禫中既得從御職事求上何為不可揄龍虎居喪二十六月始是素縞麻衣大祥之中何謂禫乎三年沒閏理無可疑麻衣在體冐仕求榮寔為大尤罷其焉捨又省依王杜禫祥同月全乖鄭義喪凶尚遠而欲速除何怨怨者哉下府愚量鄭為得之何者禮記云吉事尚近日凶事尚遠日又論

語云喪與其易寧戚而服限三年痛盡終身中月之解
雖容二義尚遠寧戚又檢王杜之義起於魏末晉初及
越騎校尉程猗贊成王肅駁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為六
徵三驗上言於晉武帝曰夫禮國之大典兆民所日用
豈可二哉令服禫者各各不同非聖世一統之謂鄭玄
説二十七月禫甚乖大義臣每難鄭失六有徵三有驗
初未能破臣難而通玄説者如猗之意謂鄭義廢矣太
康中許猛上言扶鄭釋六徵解三驗以鄭禫二十七月

為得猗及王肅為失而博士宋昌等議猛扶鄭為東晉武從之王杜之義於是敗矣王杜之義見敗者晉武知其不可行故也而上省同猗而贊王欲虧鄭之成軌竊所未寧更無異義還從前處鴻又駮曰案三年之喪沒閏之義儒生學士猶或病諸龍虎生自戎馬之鄉不蒙稽古之訓數月成年便懼違緩原其本非貪榮求位而欲責以義方未可便爾也且三年之喪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以中為間王杜以為是月之中鄭亦未為

必會經旨王杜豈於必乖聖意既諸儒探賾先聖後賢見有不同晉武後雖從宋昌許猛之駁同鄭禫議然初亦從程猗贊成王杜之言二論得否未可知也聖人大祥之後鼓素琴成笙歌者以喪事既終餘哀之中可以存樂故也而樂府必以干戚羽毛施之金石然後為樂樂必使工為之庶民凡品於祥前鼓琴可無罪乎律之所防豈必為貴士亦及凡庶府之此義彌不通矣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為踰月則可矣爾則大祥之後喪

事已終鼓琴笙歌經禮所許龍虎欲宿衛皇宮豈欲合刑五歳就如鄭義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縞紕及黄裳綵纓以居者此則三年之餘哀不在服數之内也衰絰則埋之於地杖則棄之隱處此非喪事終乎府以大祥之後不為喪事之終何得復言素琴以示終也喪事尚遠曰誠如鄭義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實為忽忽於戚之理合在情責便以深衣素縞之時而罪同杖絰苫凷之日於禮憲未允詳之

律意冒喪求仕謂在斬焉草土之中不謂除衰杖之後也又龍虎具列居喪日月無所隱冒府應告之以禮遣還終月便幸彼昧識欲加之罪豈是遵禮敦風愛民之致乎正如鄭義龍虎罪亦不合刑怨怨之失宜科鞭五十

隋書禮儀志開皇初太常卿牛弘撰儀禮百卷上之定制三年及期喪不數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為正開元禮同

張子全書大功以下筭閏月期已上以期斷不筭閏月三年之喪禫祥閏月亦筭之

乾學案喪遇閏月六朝諸儒辨論非一其最爲合理者王彪之譙王恬戴謐郗愔庾蔚之諸議也其似理而非者吳商劉遵謝攸孔粲鄭襲劉劭傅休諸議也至范甯之說謂前閏亡者取後閏之日爲忌則謬妄不經非所語於喪之正禮也若夫王儉小祥含閏之議梁

武一月兩屬之言亦率情而談初無準據豈若牛弘之所定爲經通而可久哉

呂坤四禮疑喪不計閏謂在二十七月之中也閏月遭喪無補閏之禮閏前當禫無待閏之禮期偵閏亦不計

萬斯同曰喪遇閏月如簡文帝湘東妃鄱陽王之類辨之甚易王彪之庾蔚之諸儒所言可謂得其衷矣至於齊穆妃之小祥依十一月而練之期則宜數閏月依十三月而祥之期則又不宜數閏月此王儉諸淵輩所以反覆不已也愚謂練既取十一月爲正自當并數閏月而以四月練祥必取周忌爲正自當滿夫周歲而以七月祥雖練祥相去三月亦何害禮之有王儉之言名爲禮疑從重而其實未盡乎禮也當

時盈廷之議始雖相難而後卒相從者豈盡屈於其禮哉亦由儉權重而辨博屈於其勢而不敢爭也且夫月數者數閏歲閏者沒閏斯禮也誰不知之如依淵鼎之說練則數閏祥則沒閏於禮原不相背也何必於月數者而亦沒閏乎期之練祥原為父在為母及妻喪而設後世母服既增為三年妻喪又㢘夫練祥則前此紛紛之辨論舉無所用之矣予特惡夫儉之強辭好勝也故為析之如此

讀禮通考卷二十四

讀禮通考卷二十五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期二十五

心喪上

乾學案聖人制喪服所以序倫紀也在昔司徒敬敷五教一曰父子有親故父母為斬衰齊衰之首二曰君臣有義故君服次之三曰夫婦有別故夫妻之服又次之四曰長幼有

序故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又次之五曰朋友有信宜亦有服而不著也獨見於記中曰朋友麻注云弔服加麻也其服素弁環經疑衰布裳既葬除之至於師弟則尤重矣欒貞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葢亞於君親矣乃并不列於五倫何歟說者以為葢統於朋友之中矣然則師弟與朋友若是班乎曰非也友之名與義皆非可輕也有父事之

友有兄事之友若父所交友則固非吾所得友也然其名不過曰執友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師以傳道尤必待友之相成友顧不重歟且夫朋友可以該師弟師弟不可以該朋友猶夫長幼可以該尊卑尊卑不可以該長幼也此立文之體也孔子之喪二三子經而出經必素弁矣必疑衰矣此師弟之服見於朋友之説也聖人又以爲師之恩

重未足以報也於是乎有心喪爲師心喪三年如事父爲朋友心喪期年如事兄用示差等焉然則何為不明著其服而謂之心喪也曰是有徵權焉鄉塾歲更師學校無常師醫巫百工亦曰師若友之族則益衆矣盡人而心喪之不滋偽乎心喪者生乎心者也苟其心有不得已焉則喪之可也由是門生為舉主故吏為舊君治民為守令以及親屬之厭

於所尊而不得遂者皆可與於心喪之數也

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注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　疏事師無犯是同親之恩無隱是同君之義師所以成我無犯與親同無隱則與親異無隱與君同無犯則與君異喪三年則與君親同無服則與君親異師之有喪不始於古蓋先王之

變禮與

馬晞孟曰為師心喪雖有哀戚之情而不為齊斬之服何者學校有師皆出於先王命教之所使而學之者亦無常師教出於上則不可歸德於師師無常則不能皆為三年之喪然則孔子之喪門人若喪父而無服者蓋上世以來未常有也則亦以心致其哀而已矣

方慤曰君親之與師相須而後成吾之身報之當何如哉亦惟其稱而已故其喪之也或以致或以方或以心所以盡三年之隆則一也欒貞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蓋謂是矣

乾學案心喪之說始見於此蓋以師恩深重不可以制服而又不可竟以無服處之故雖外無衰絰之制内實存哀痛之心如子之所以戚父者此實專為無服而恩重者設非繫施於有服之人蓋以外既有服則内之哀戚所不必言故凡有服者皆無心喪之制也後

世服期服而不得遂其三年者率行心喪此雖非古人制禮之本意然禮以義起亦先王之所許也

學記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注當猶主也五服斬衰至緦麻之親疏師於弟子不當五服之一人若無師教誨則五服之情不相和親也師情有在三年之義故亦與親為類

奔喪哭師於廟門外方慤曰師以道之尊而有別於父故於廟門外

檀弓孔子曰師吾哭諸寢

盧植曰有父道故於所寢哭之

馬晞孟曰寢所以安身而所哭必成巳之德乃可以哭諸寢在寢則私之者也故不敢哭諸廟其死則心喪而巳

陸佃曰禮哭師于廟門外而孔子曰師吾哭諸寢至是師少隆矣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注無喪師之禮也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注無服不為衰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疏禮喪師無服無服然夫子聖人與凡師不等當特加喪禮故疑所服也案喪服朋友麻知師亦加麻也麻謂絰與帶皆用麻既葬除之

胡銓曰師友服皆弔服加麻謂服緦之絰帶以麻為之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注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羣居則絰出則否注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為朋友服子貢曰吾離羣而索居

張載曰羣居則絰出則否喪常師之禮也絰而出特厚於孔子也

陸佃曰二三子蓋謂七十子知師之深者也孔子之徒三千羣者不在七十子之列者也其服孔子如此

吳澄曰案鄭陸二說不同然皆當斷羣字為一句疑未安竊意記者先記孔門弟子為師之特禮又記凡為師與朋友弔服加麻之常禮以表出不釋絰者之為特而非常也張子說優

湛若水曰絰而出者何也隆師之禮也恩之重也羣居者何也同居也朋友有同道之恩又同居焉生親親之情矣其絰者何也服緦之絰帶也出否者何也朋友之禮也其恩輕也

徐師曾曰此章當削今姑依文解之而辨其非言孔子之喪門人皆絰而出所以隆師也若論常禮羣居則絰出則免絰今絰而出加於常禮故知其隆師也然前章既云若喪父而無服則不絰可知矣若謂弔服加麻之環絰此特出於一時爾弟子羣居則今守孝之謂非來弔也豈得加麻乎鄭注以羣居為朋友尤為不通盖羣居對出而言非謂朋友也鄭氏既為此說疏家遂云弔服不得稱服以解前章無服之義不亦謬乎

家語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

尊雖絰而出可也

孟子滕文公篇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朱熹集注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

乾學案此弟子為師心喪始見於史者也與

檀弓所言合

白虎通德論弟子為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

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

故為之隆服入則絰出則否

漢書夏侯勝傳勝遷太子太傅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

后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

兩龔傳勝死門人衰絰治喪者以百數

揚雄傳雄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

後漢書李固傳固既被殺梁冀暴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太后聞而不罪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先賢傳曰班少遊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美不交非類嘗耦耕澤畔惡衣蔬食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隸案狀奏聞天子釋而不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桓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也太后憐之乃聽得襚斂歸葬二

人由此顯名

荀淑傳淑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

邵寶曰格子曰表師喪自李膺為荀淑始制舉主服自荀爽為袁逢始皆厚之道也禮惟其稱隆汚在人觀過知仁不有君子者乎

陳寔傳寔卒於家海内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

延篤傳篤為平陽侯相以師喪棄官奔赴

儒林任末傳末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勑兄子造曰必

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慚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黨錮孔昱傳昱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於家

鄭玄傳玄卒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衰絰赴會千餘人

方術傳李郃卒於家門人上黨馮冑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

乾學案此數傳或止言奔喪然至棄官則當時亦必制服可知故并志之

水經注郭林宗卒門人著錫衰者千數

金石例元初四年三月鄭令景君被病喪身歸於幽冥門人服義百有餘人

金石録漢封丘令王元賞碑陰載門生姓名有云右奔喪右斬杖三年余甞謂聖人之制禮為可繼也無過與不及之獘務合於中庸而已禮曰事師無隱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

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彼漢人為王君乃為斬衰之服於禮無乃過乎

三國志王朗傳朗除菑丘長師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子肅甘露元年薨門生衰絰者以百數

劉馬傳馬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位裴松之曰祝公司徒祝恬也

風俗通義大將軍掾橪煌宣度為師太常張文明制杖謹案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請喪夫

子如父而無服羣居則否今人乃為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既不匡糾而云覩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戚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爾凡庸小生夫何識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云爾

通典師弟子相為服議魏王肅曰禮師弟子無服以弔服加麻臨之哭之於寢　蜀譙周曰為師如本有服降

而無服者其為師少長所成就者雖服除心喪皆三年

曹弁敏問曰弔服加麻者幾時而除鄭稱荅曰凡弔服

加麻者三月除之師朋友嫂叔族姑姊妹嫁者皆弔服

加麻為師出入常經出則變服　晉賀循謂如朋友之

禮異者雖出行猶絰所以尊師也案禮記夫子之喪門

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喪顔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

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於是門人廬於墓所心喪三年蓋

師徒之恩重也無服者謂無正喪之服也孔子之喪二

三子皆絰而出注曰為師也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矣范甯問曰奔喪禮師哭於廟門外孔子曰師吾哭之寢何邪徐邈荅曰蓋殷周禮異也　宋庾蔚之謂今受業於先生者皆不執弟子之禮唯師氏之官王命所置故諸王之敬師國子生之服祭酒猶粗依古禮弔服加麻既葬除之但不心喪三年爾

晉書禮志喪服無弟子為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為師齊衰三月摯虞以為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

心喪三年此則懐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先聖為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為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為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為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為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

孝友傳許孜東陽吴寧人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沖學竟還鄉里沖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

隱逸傳郭瑀燉煌人東遊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荷卒瑀以為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

唐書王義方傳義方卒門人員半千何彦先行喪蒔松柏冢側三年乃去

談録宋胡瑗卒凶訃至京學士錢公輔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自陳師喪給假二日近時無此事

二程全書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顔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張子全書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

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

伊洛淵源録胡文定荅其子宏其一如子弟之於父兄居則侍立出則杖屨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若子貢曽子之於仲尼近世呂與叔潘康仲之於張横渠是

也

宋史文苑傳張耒初在潁聞蘇軾訃為舉哀行服言者以為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

道學傳黃榦受業朱熹熹卒訃聞榦持心喪三年

王褘擬元儒林傳云何文定公基卒於咸淳戊辰金履祥謂治喪之禮四方所觀瞻乃考案禮制而為之議曰為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古之制也布襴俗服也今之服緦功以上者用之生絹絇領之衫俗

服也今之服緦麻者亦用之服今緦麻之服是不得同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之弔服也其服亡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其制今猶存焉然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其未仕者古之庶人也宜用古庶人之服而以深衣為弔服昔朱子之服門人用細麻深衣而布緣矣然凡布皆麻古以三十升麻為麻冕之布以十五升麻為深衣之布深衣之麻自司馬氏朱氏皆云用極細布則深衣布用苧代麻久矣其

緣則孤子純以素是喪父既除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服除之服為若喪父無服之服其純用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失其制矣以白布代之而加素絰於冠可也加麻之絰緦服之絰也今用緦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緦服之帶也今用細苧可也所謂疑衰擬於衰者也王文憲公柏乃與治喪者首遵用之而履祥因復考深衣之制為之外傳及文憲沒履祥率門人制服如初鄉人乃

始知師弟子之義繫於常倫之重如此

敖英東郭贅言或問昔者孔子没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楊時之於伊川黄幹之於晦菴亦猶子貢之在孔門也及程朱下世不聞二子有廬墓之戚何也余案古禮師死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夫父喪無廬墓之制而師顧廬之豈師父之恩殊科邪且記者言子貢獨居三年然後歸觀獨居二字可見當時在門諸賢莫之能從也乃子貢獨行其志以報夫子罔極之恩前乎此者無證也後乎此者無繼也所謂賢者過之也夫賢者之過過非道之中也非道之中子何必於龜山勉齋責備邪

乾學案濂洛關陝諸大儒相繼而興一時從遊之士遍於海内其所以事之者迥異於常

師塈其卒也宜必有制服行喪者今遍考伊洛淵源録名臣言行録及宋史道學儒林諸傳實寥寥罕聞焉何諸賢之事師反不若漢之經師也豈當時果不為制服邪抑有之而傳者失記邪吾觀吕與叔之傳初不言為師心喪而胡文定之書言之則知有而失記者多矣不然不幾令人疑洛閩諸高弟為薄於其事師之禮哉

元史儒學傳韓擇奉元人尤邃禮樂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其卒也門人為服緦麻者百餘人

輟耕録顧德玉字潤之檇李人幼從寧國路儒學教授俞觀光先生學先生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於杭潤之侍湯藥情至切若父子醫為之感動弗忍受金令吾行且老必託之以死既而訪醫吳中病且革趣舟歸潤之進次尹山卒時後至元初元閏十二月戊子也明日乃至檇李潤之奉其尸斂於家衰絰就

位邦人士為潤之來弔者潤之拜之越明年葬於海
鹽近顧氏之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曰斂於家禮歟
曰吾聞師哭諸寢又云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非
家斂之則將師尸委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
莽有人心者弗為也曰師無服而為衰絰固近於掠
美矣曰疑衰加麻之絰帶禮也故曰二三子絰而出
既葬除之心喪戚容終三年夫民生於三師居其一
於父子也何異今吾則加一等以行之葢出於人心

天理之本然若之何其惑也聞者歎服俞先生諱長孺越之新昌人

廣州志湛若水師陳獻章獻章没若水心喪三年

聞見録鄒守益師事王守仁守仁没守益行心喪之禮

咫聞録錢德洪字緒山師事王陽明嘉靖丙戌舉進士未廷試而歸戊子冬將治裝北上途中聞陽明之喪往迎至廣信且馳書於其父具陳父生師教願為

喪服父曰吾貧冀禄養豈忍以貧故俾兒薄其師許
之與同門王鐵議服制德洪以父母在麻衣布絰弗
敢加焉鐵請服斬衰以從築場廬墓三年而後去
吕文簡公柟受學於行人孫昂昂没為之服衰及柟
卒髙陵人為罷市三日四方學者聞訃皆設位持心
喪

于仲子師服議　記曰事師無犯無隠左右就養無方
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心喪者心誠致其哀戚云爾而
解者曰若喪父而無服夫君子之著情也以文而其
事生也以心以心事之必以心喪之以心惆之必以

儀足之未有有其心而無其儀者也夫鐘鼓羽籥所以飾喜也鈇鉞干戚所以飾怒也有是哀於中方有是服於外有是服於外必有是哀於中故曰衰容稱其服夫容不可以偽為也孝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夫不樂心不樂之也不甘心不甘之也若曰心甘之而不甘之心樂之而不樂之則喪禮者偽而已矣本人情以制禮不如是之强世也予近歷内外艱始知聖人制禮無毫末加於人情之外者節而之於中則有之矣夫九族之等以次而推則以次而降其推也情之不容已也其降也義之不可加也無意必也故由齊斬以至於緦其志一也故父之喪謂之斬母之喪謂之齊祖妣伯叔兄弟之喪謂之期又由是降而大功小功緦皆以父母兄弟身推之也師之喪既不可等之父母又不可同之兄弟故謂之心喪也夫先王之制服也緣事生之情以定死喪之制由喪死之制可知事生之情故有以義服者有以恩服者

人之於父子兄弟也以恩言也其在君臣朋友也以義言也師之於弟子恩義之間也恩既可以擬於父子兄弟義亦可參之君臣朋友四者之間可以行服矣故予妄議以為心喪之說心誠篤之之謂也弟子之事師也事之以心而師之教弟子也成之以心故弟子之報師也亦以心心至而禮篤矣昔者孔子沒七十子服心喪三年然後去夫不去者不敢死其師也心喪者不敢欺於內也若是而古人嚴師之禮不亦切乎當羣弟子各致其土之木而植之乎孔氏之冢其志固已哀矣迨夫治任將歸相嚮而哭失聲此情此德固無毫末之强流於心而感於人可動千古者也三年之久哭尚失聲始喪至期吉容而無服孔門弟子必不然矣吾意古人之喪師必如期之喪服而期之外未能遽忘也故曰心喪云爾是心喪者言其無已之心也非無服之文也或曰師之義誠重矣然遽等於至親之期則至親之恩禮為殺柰何余曰

今之人無師也今之世無師道也自洙泗之教衰民不興行秦漢而降有經師訓詁焉爾晉宋隋唐有辭賦師菁華焉爾宋元迄今有舉業師聲利焉爾皆不可以稱師昌黎氏師說歎人之無師而舉夫巫醫樂師今之為師者其計利之心固無異於巫醫樂師之類而事師之禮曽不如巫醫樂師之類也不亦異哉夫人之生也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倫而朋友介乎其間獨若無所為者乃共之而稱五何也蓋惇倫必須於明德而進賢必資於取友朋友之義盡則君臣以正父子以親兄弟以睦夫婦以別故友道之於人重矣師也者友之至嚴者也成德之莫切者也可以繼往可以垂後可以開人經世皆於師乎得之則師之為德輕重大小宜如何報也昔宋岳武穆王學射周同及同没朔望必祭其墓終身不輟夫武穆天性忠孝以之事師固宜如此然武穆猶武人也於學射之一藝圖報如此此矧以進掖之倫受賢聖之訓而

在三之事可忘哉

韓如璜喪禮説記曰事師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心喪者身無衰絰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子貢請喪孔子若喪父而無服是也程子云師不可立服當以情之厚薄處之張子謂師無定不可以一槩服之此古者不制服之義歟夫弟之於師固心喪而無服矣若夫弔奠之時從葬之際服何服歟禮曰朋友麻注曰弔服加麻師與朋友同已葬除之

顧大韶放言七十子之事孔子也若事父其喪孔子也若喪父而無服矣然而終不能為之服者何也懼啟後世之爭也使喪服有師弟之條則世所謂句讀之師百工技藝之師以市井為心交易為道者將安所置之邪故聖人渾之而教之心喪焉夫曰心喪則其事之如父也與視之如市人也烏乎知之亦惟其

心焉知之而已夫朋友亦猶是也

汪琬曰或問師弟子何以無服也曰昔者孔子之喪顔回也若喪子而無服子貢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令之為師為弟子者其視夫子子貢何如而遂相為服也先儒謂師不立服不可立此說是也然則弔服加麻出入皆經者非歟曰昔者朱文公之喪黄文肅公為其師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經何文定公之喪王文憲公服深衣加帶經冠加絲武許文正公薨滿人王楫衰經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衰禮歟楫曰吾師也術藝之師與賓主之師與吾猶懼乎報之無從爾由是言之後世有人師經師如朱何許三先生者夫亦可以用此服矣

乾學案儀禮喪服記言朋友麻注疏謂麻者

弔服加麻既葬除之大夫士之葬為期三月則朋友有三月之服明矣夫朋友尚有三月之服師之恩義豈不更重於朋友哉柰之何其反無服也説者謂師與友同言友則師在其中此言似矣而猶未盡也夫朋友於我為同輩故可以弔服而加麻師在三之義與君父並而可以朋友之服服之乎然則宜何服愚謂當倣庶人為國君族人為宗子之禮齊

衰三月蓋服以齊衰分之尊也期以三月友之例也庶乎情與義之間兩得之矣觀唐制門生於舉主服齊衰三月人不以為非夫舉主尚服以齊衰而謂弟之於師不可用齊衰之服哉若夫淺學之師曲藝之師則固有辨何可與傳道授業者同日而語也

萬斯同曰檀弓曰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吾讀禮至此未嘗不歎記禮者之失言也夫父之服子以期惟宗子為長子三年其餘則長子與衆子

（均齊衰期年）子之服父以斬若是乎父之為子與子之為父其禮原有不同也夫子之於門人可以無服而門人之於夫子亦可以無服乎儻謂師不服弟而弟亦可不服師則父服子以期者子亦將報之以期乎愚謂情若父子可也因師無服而弟亦無服則不可也禮又言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夫喪莫重乎首絰既加絰則必用素弁矣既素弁則必用疑衰矣凡此非喪服而何而何以云無服也孟子亦言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相嚮而哭彼三年之中既羣聚於廬内豈以吉服相對乎知其必有服無疑也而子貢乃更築室獨居三年始返彼隆於師誼如此豈肯刱為無服之說以薄待其師邪愚謂喪父無服之言必記禮者失其真而非子貢實有是言也乃自檀弓載此說後之論師服者率以此為據紛紛之論皆謂師不當制服則皆此說有以啟之也夫朋友麻之文載在儀禮聖門諸子豈有不知之者而謂其待夫

子反不若朋友哉吾固以為非子貢言之也

右弟子為師

儀禮喪服記朋友麻注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緦之絰帶檀弓曰羣居則絰出則否其服弔服也周禮曰凡弔當事則弁絰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其服有三錫衰也緦麻也疑衰也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緦衰為弔服當事則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士以緦衰為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舊說以為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論語曰緇衣羔裘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然則二者皆有似也此實疑衰也其弁絰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人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朋友之相為服即士弔服疑衰素裳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冠素委貌　疏知緦

之經帶者以緦是五服之輕為朋友之經帶約與之等
故云緦之經帶也其服弔服者以其不在五服五服之
外唯有弔服故引周禮弔服之等證此朋友麻實疑衰
也知士弔服為疑衰者士卑無降服既以緦為喪服不
得復將緦為弔服故向下取疑衰為弔服也舊說者以
士弔服無文故或以為布上素下或以為素委貌加朝
服前有此二種解故鄭引論語破之言朝服不合首加
素委貌又布上素下是近天子之朝服又不言首所加
故非之也二者皆有似者未小斂以前容有著朝服弔
法但非正弔法之服又布上素下近士之弔服素下故
云有似也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者諸侯及卿大夫不
著皮弁辟天子此諸侯之士不著疑衰裳而用素又辟
諸侯也故朋友之相為服即士弔服疑衰素裳是鄭正
解士之弔服庶人不爵弁則其冠素委貌不言其服則
白布深衣也以白布深衣庶人之常服又尊卑始死未
成服以前服之故庶人得為弔服也凡弔服直云素弁

環經不言帶或云有經有帶但弔服既著衰首有經不可著吉時之大帶吉時之大帶有采麻既不加於采采可得加於凶服乎案此注服緦之經帶則三衰經帶同有可知

朱子曰喪服五服皆用麻朋友麻是加麻於弔服之上麻謂經也

敖繼公曰天子弔服三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諸侯弔服二錫衰也疑衰也皆用於臣禮國君不相弔則亦未必有朋友之服是記蓋主為大夫以下言之服問謂大夫相為錫衰以居當事則弁經此大夫於朋友之為大夫者服也以是推之則大夫於士若士於大夫皆疑衰裳雖當事亦素冠也士庶人相為亦然其服皆加麻既葬乃已若非朋友則弔之時其服皆與朋友同所異者退則不服爾疑衰者亦十五升而

去其半蓋布縷皆有事者也布縷皆有事則疑於吉升數與緦錫同則疑於凶故因以名之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 注謂服無親者當為之主每至袒時則袒袒則去冠代之以免已猶止也歸有主則止也主若幼少則未止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疏謂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或共遊學皆在他國而死者每至可袒之節則為之袒而免與宗族五世袒免同歸則已者謂在他國袒免為死者無主歸至家自有主則止不為袒免也

馬晞孟曰古者朋友之喪若兄弟而無服其弔哭則麻經可也蓋死喪之戚致哀戚者兄弟而已若朋友皆在他邦而無宗族兄弟乃得施親親之恩相為袒免

敖繼公曰朋友相為弔服加麻也此亦為其客死於外尤可哀憐故加一等而為之袒免以示其情歸於

其國則復故而如其常服故曰歸則已也死於他邦者朋友袒免兄弟加一等其意正同此云歸則已是兄弟雖歸其加服故自若也亦足以見親疏之殺矣

檀弓孔子曰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

馬晞孟曰所知非朋友之比志不必同方道不必同術汎愛以交之者也

喪服小記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注門外寢門外

奔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注宮殯宮也疏所知由主人乃致哀戚故先哭於宮

檀弓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注宿草謂陳根也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也 疏草經一年則根陳朋友相為哭一期草根陳乃不哭也所以然者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言朋友期而猶哭者非謂在家立哭位以終期年張敷云謂於一歲之內如聞朋友之喪或經過朋友之墓及事故須哭如此則哭焉若期之外則不哭也

王肅曰謂過期不復哭

方慤曰師猶父朋友相視猶兄弟既以喪父之義處喪師則以喪兄弟之義處喪朋友不亦可乎墓有宿草則期年矣是以兄弟之義喪之也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注仁者不

厄人陳澔曰生旣館之死則當殯應氏曰朋友以義合謂之賓客者以其自遠方而來也

黄叔陽曰此章當為疑經葢倣魯論而為之辭也夫朋友旣死而無所歸曰於我殯可也若賓客方至而無所館則義當館而館之何必豫擬其死而曰於我乎殯哉此雖厚道然非人情不可信也

論語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注孔氏曰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昵疏言朋友若死更無親昵可歸孔子則曰於我殯與之為喪主也

朱子集注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孔叢子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荅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

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天太顛散宜生南宫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

魯人有同歳上計而死者欲為之服問於季彦季彦曰有恩好其緦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於王及以君命同盟覇主其死則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並覲天子有交燕之歡同盟繐素上紀先君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勵以義又數相往來特有私親雖比之朋友

不亦可乎 李彥孔脩次子

後漢書獨行傳范式字巨卿張劭字元伯相與為友劭尋卒式忽夢見元伯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寤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

為修墳樹然後乃去

水經注郭林宗卒陳留蔡伯喈范陽盧子幹扶風馬日磾等遠來奔喪持朋友服心喪期年者如韓子助宗子浚等二十四人

通典朋友相為服議漢戴德云以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　魏劉德議問曰小記云朋友虞祔而已此謂主幼而為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歆非類當為虞祔否田瓊答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祔於祖也既朋友恩

舊歡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義備也但後日不常祭之爾又問朋友無所歸曰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已館皆當停柩於何所荅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於已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晉曹述初問有仁人義士矜幼攜養積年為之制服當無疑邪徐邈荅曰禮緣情爾同爨緦又朋友麻北史隱逸傳魏眭夸少與崔浩為莫逆交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辭疾不赴及浩沒夸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

經一時乃止

節義傳馬八龍武强人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尸而歸以家財殯葬為制緦麻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唐書文藝傳杜審言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融之亡審言為服緦云

李白集上安州裴長史書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襌服慟哭若喪天倫

炎月伏尸泣盡而繼之以血行道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便至金陵數年來覲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刀躬申洗削裹肉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

文苑英華崔祐甫廣喪朋友議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兼茂其儔蓋寡

祐甫昔年嘗為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
馬大歷七年余寓滁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
所著喪朋友議又諗余曰政自從事於文舅氏未嘗
以一言見誨豈所望哉盍示今議之利病猗歟公理
年未四十班在赤墀為王近臣乃不遺我謏狹周爰
諮詢以師道見待我亦何有但美子之求益不倦因
覽斯議忽憶永泰中於穆鄂州寧席與故湖南觀察
韋大夫之晉同宴適有發遠書者知鄭彬州炅麗歙

州濬或以疾而没或遇戕於盜韋氏出涕沱若而言曰二刺史之晉之友也於是歛匕箸離筵席歸於所次而哭三日人來弔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徒慼容而已又間歲祐甫佐江南西道連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參佐有加官者卜日為宴宴前行人至知團練副使考功邢郎中宇捐館於荆南邢則諸魏之出於尚書為内外昆弟適受朝命為尚書倅僕感杜黄規平公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罷宴若不罷則請徹樂

卒事而同列之士沮之及其宴也大庖具酒鄭衛之女列於賓席之末俳優侏儒設於公堂之下晝曰不足繼之以燭追想韋湖南猶孔門之訓其他則我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議當矣又何以規議旣成客或謂祐甫曰二觀察頗嘗知其風味公直簡諒則魏先之飾情強仁韋之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剥魏而附韋乎祐甫應之曰噫寧以他規我是論也我復之有曰矣韋湖南飾情強仁誠如來議禮不云乎

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子張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韋氏之喪朋友縱不由衷亦與夫二者之義合矣我雖欲不與其可得哉至於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身敬職郡人戴於下豈造次之所盡哉但於邢副使之喪若忍悲而就宴可謂哀樂失其節若情不至焉率而為宴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我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喪朋友議故縱言及之未敢定

二襯察之褒貶湖南吾取節焉而已矣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歴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荆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為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舍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兹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捄遂往而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履霜也嘗積憤懣因而書之

韓愈集孟郊墓誌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乃序而銘之

乾學案檀弓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今貞曜死而朋友皆哭於韓氏正子貢為

主之意也韓子其猶行古之道夫○文但言會哭而不言制服豈竟無服乎然既以相弔則必為弔服可知矣故附志之

唐書忠義傳吳保安魏州人睿宗時李蒙為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託蒙蒙表為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以仲翔里人也不介而見之求事蒙仲翔哀其窮力薦之蒙表掌書記保安後往蒙已深入與蠻戰没仲翔被執蠻之俘華人必厚責財乃肯贖聞

仲翔貴胄也求千縑會元振物故保安留巂州經營十年得縑七百都督楊安居知狀助以貲得仲翔以歸始仲翔為蠻所役凡十五年後為代州户曹母喪服除喟曰吾賴吴公生吾死今親没可行其志乃求保安於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喪不克歸仲翔為服衰絰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

家禮為朋友緦麻三月

汪琬曰或問禮言朋友麻而律文無之何也曰吾聞之同門為朋同志為友古之為朋友者其將與之交

也則有始相見之禮其既與之交也則有終身同道之恩蓋慎於初而厚於繼也如此夫惟始慎之繼厚之故沒則哭於寢門之外加麻三月今交道廢矣彼之憧憧往來者飲食而已爾博奕語笑而已爾有善不相勉有過不相規此則孔子謂之所知曾子謂之相識者也非朋友也而顧欲為之加麻不已重乎夫朋友之服不在五服之内故律文略之後之學者緣情義之深淺厚薄而加折衷焉可也

乾學案儀禮喪服記言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又言朋友麻而注疏謂弔服加麻既葬除之古人之於朋友不可謂不厚矣然猶在五服之外也至朱子家禮直列之於緦麻之内不

已過乎曰緦麻之與弔服加麻名異而實不異也弔服加麻者原用緦之經帶此其同者一也緦用七升半之布而朋友之弔服疑衰亦用七升半之布此其同者二也緦以三月為期大夫士之弔亦以三月為期而言既葬除之此其同者三也朱子亦猶行古之道也何謂已重乎且夫古之篤於友誼如管鮑王貢輩分雖列於朋友情實等於骨肉直以凡

弟之服服之亦不為過而況於緦服乎其他若睦夸之於崔浩則有素服受弔之舉韓愈之於孟郊則有設位會哭之事李商隱之於劉蕡則有不敢哭寢門之句彼其情發於中特無由加服焉爾寧以緦麻之服而謂其已重乎若夫往來徵逐之徒酒食談讌之侶則固非吾所謂朋友也又何服之有哉疑衰用七升半之布本於

繼公說

朱子語類朋友麻則弔服而加麻絰爾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温公說聞親戚之喪當為位哭之不當設祭以神靈不在此也又當以厚薄長少而為之節難以一定

王柏朋友服議咸淳戊辰臘月十有九夜承北山何先生之訃次蚤排闥往哭之既斂僕雖以深衣入哭隱之於心疑所服之未稱也自我夫子之喪門人不立正服乃以義起若喪父而為心喪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若顏閔之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如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僕於北山受教為甚深豈可自同於流俗因思儀禮喪服有朋友麻三字豈

非朋友之服乎鄭康成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緦之經帶又曰士以緦麻為喪服其弔服則疑衰疑之為言擬也緦麻之布十五升疑衰十四升即白麻深衣擬於吉服也蓋緦衰服之極輕者也他無服矣止有弔服所以擬之注云弔服加麻其師與朋友同既葬除之疏云以白布深衣庶人之常服又尊卑未成服以前服之故庶人得為弔服素冠吉屨無約其弔服圖云庶人弔服素委貌白布深衣士朋友相為服弔服加麻加麻者即加緦之經帶是為疑衰或曰深衣吉服也而可為弔服乎僕曰注固已云擬於吉服也況非止為弔服親疾病時男女改服注云庶人服深衣又曰子為父斬衰尸既襲衣十五升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哭是孝子未成服亦服深衣也或者又曰安知深衣為弔服又為麻純乎僕曰純之以采者曰深衣純之以麻者曰麻衣純之以素者曰長衣以采緣之袂長在外則曰中衣又各自有

名不可亂也或又曰子創為此服豈不驚世駭俗人將指為怪民矣僕曰以深衣為弔服鄉閭亦行之但未有麻爾是服也勉齋黄先生考之為至詳具書進之於朝藏於秘省板行天下非一家之私書也遵而行之豈得為過僕於北山成服日服深衣加絰帶冠加絲武即素委貌覆以白巾見者未嘗以為怪越數日通齋葉仲成父來弔僕問昔日毅齋之喪門人何服曰初遭喪時朋友以襴襆加布帶其後共考儀禮至葬時方以深衣加絰帶僕於是釋然知其無戾於禮也故作朋友服議

宋史文天祥傳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

陳沂蓄德録明吳文定寛為修撰時有同年賀恩寢

疾將易簀託於公之旁廡公即埽室請遷及卒舉殮於中堂使其子服衰以荅弔者

張獻翼幼于有友姚文學懋言借齋中養疾疾篤其伯氏懋樂欲舁之歸幼于靦然曰生為吾友死即非吾友耶竟卒於館舍幼于服緦送之

右朋友

補遺

弟子為師

後漢荀淑傳淑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

竇武傳武自殺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

任末傳末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慚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戴封傳封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鄮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

甓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病卒
封視殯斂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
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
晉書嵇紹死於蕩陰之戰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
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
舊唐書員半千本名餘慶晉州臨汾人少與齊州人何
彦先同師事學士王義方義方嘉重之嘗謂之曰五百
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及義方卒半千與彦

先皆制服三年喪畢而去

朋友

說苑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已者死而況為之哀乎

晉書應詹傳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並盡客避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為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帝即辟

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置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詹終身

北史節義傳馬八龍武强人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尸而歸以家財殯葬為制緦麻服撫其孤遺恩如所生詔表門閭

裴伯茂卒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旁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

舊唐書藴晉厚撫洛陽人張仲之子漸有如已子教之書記為營昏宦及晉卒漸制猶子之服時人甚以此稱之

王翼方友人趙持㵿犯罪被誅暴尸於城西親戚莫敢收視翼方歎曰欒布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掩朽骼至仁也絶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乃收其尸具禮葬之高宗聞而嘉歎

權皋卒韓洄王定為服朋友之喪

讀禮通考卷二十五